　　你好哇，杨老师，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啦。我有想过不去发这封信，但是看到躺在草稿箱里认真敲出来的这些文字，还是不想浪费。这一篇是在回家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我就直接粘贴过来了，希望你可以耐心读下去——

　　嘿嘿嘿，好久不见啊，杨老师，我终于解放啦，现在正坐在回家的高铁上，好开心哇:D

　　经过漫长又黑暗的两周，我的期末考试终于在前天上午圆满落幕。或许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十几天我经历了什么，我愿意把每个学期的期末周比喻成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和杨老师截然不同，我是个自律性极差的人，每次临考前复习起来总是捉襟见肘，加上河北人刻在骨子里的考前焦虑，所以可以说是焦头烂额。但其实我发现这是我身边所有大学生的通病，记得大一的时候，大半夜复习法逻怎么都背不过，在微信上和我哥哥哭诉，后来直到我第二天考完走出考场时才看到他的回复——“菜是原罪”，哈哈哈哈哈哈，真的是又好笑又心酸。可能因为是法律专业，我们学校每年都会把复习时间拉的格外的长，好让我们有更好的发挥，但我总是不到最后一天挤不出慌张感来，今年排在最后一科的是民诉，本该是复习时间最充足的，却恰恰是我最没有把握的科目。考前那天晚上我一直背书到凌晨四点半，浑浑噩噩地躺到床上脑子里想的还是知识点，不过这样的临时抱佛脚在你掌握了套路之后总是颇有成效，卷子发下来看到背面的简答题都是我背过的，我几乎一刻不停地写完了整张卷子，可能是那天穿了短裤的原因，我在考场的后两排被空调吹的瑟瑟发抖，但也所幸因此并没有犯困，考完才发现民诉成了我最有把握的科目。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在背民法法条，那天重庆体感39度，从下午三点多我就听到楼下篮球场有人在打球，虽然没开窗但仍旧可以听到球鞋摩擦地板的声音，我扒在栏杆上看了一眼发现有一个男生在顶着大太阳打球，望了一眼头顶炙烤的太阳，我真的觉得他疯了，后来没想到他一直打到了傍晚也没停下来，我在微信上和闺蜜分享这件事情，我和她说在空调屋里背书总没有在太阳下打球辛苦，于是在一阵阵的摩擦声中我背完了整个侵权责任编的法条（结果没考法条填空哈哈哈哈哈笑的好大声）。就在我临考前几天，NBA的交易正进行地火热，先是马刺的茉莉，后是时常会上演的欧文去哪，最后到杜兰特申请交易，和朋友视频学习的时候，我们为此喟叹了良久，虽然有所分神，但还是感谢那段时间好多段子给枯燥无味的复习周增添了许多乐趣，就像你说的，看球就是图个开心。

　　忘了是多久之前，你给我推过一篇K教练的文章，点开去看之前我没有想到竟然会那么长，那也是我第一次花时间去认认真真读完一篇全英的报道。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大数据的魅力，就在我看完那篇文章没多久，某天我去刷知乎的时候就在首页刷到一篇关于K教练的文章，看完才发现里头大部分都是摘抄自那篇报道的。还有更邪门的事情，我上次在信里写到过汉密尔顿，结果没过两天我在slowchat上就收到了一篇同样喜欢汉密尔顿的姐妹的来信，不过这应该是巧合（所以你到底有没有看汉密尔顿啊啊啊)。在观看那篇文章之前，我并不认识老K教练，甚至更没有想到他只是大学篮球的教练，不过成功的经历总是相似的，毕竟谁会不喜欢一个出口成脏的暴躁小老头呢！我的英语并不出色，所以断断续续读了很久才吃力地读完，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英文是没什么魅力的，但再读到文章里那句“she flew away”的时候真的有泛起泪光。NBA小佩顿的那段文章我也有读，后来一时兴起我也有试图去了解过他，纵观小佩顿这些年里起起伏伏的经历，便更加感受到文章字里行间的真挚之处。NBA里不乏励志的故事，我曾经有段时间非常喜欢和湖人签了短期合同的小托马斯，而小佩顿的故事无疑也是振奋人心的，从球队里的视频分析师到总决赛的冠军球员，在这个夏天他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大放异彩。之前和朋友聊天，他说一个球队能够夺冠是需要赢球文化的，再往大了说是夺冠文化，诸如湖人公牛绿军勇士马刺他们，反观今年的比赛，好像更是如此了。

　　之前你反复提到人民的名义，这部剧我看过，虽然当时不是每集不落地追，但零零散散地也看了个大概，算下来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吧，现在回想起来很多细节都已经忘记，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播出的时候监察委还没有成立，检察院也没有落到今天这般尴尬境地。剧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角色是陈岩石，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要说现实生活里有没有陈岩石这样的好官，答案必然是肯定的。要知道真正导致腐败的是权力，而不是政治制度，恰恰相反政治是为反腐服务的。至于之前你关于GDP的一些言论，我也大概猜到你应该是想到了剧里工厂的工人们以放火想要逼退拆迁队的情节。当时追剧的时候尚且没有想过太多，究竟是刁民还是恶政，其实现在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站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角度出发，所能看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甚至你在看剧的时候站在上帝角度，依旧做不出合理的评判。而司法者所要做到的就是追求真相，不管这份真相有无温度可言，又是否顺遂民意。年初丰县拐卖妇女的案子被爆出，提倡买卖同罪的话题又被人们推上了风口浪尖。最初看到这件事情时我是没有太过于惊讶的（但我依然要用丧尽天良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我见过真实的例子。小的时候在村里被爷爷奶奶带大，听奶奶讲过村里有一个女人就是从四川那边拐卖过来的，当时她想要逃跑结果被人打断了腿，后来听说她给收买的那户人家生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也还算不错。有天晚上和妈妈一起睡，无意间又听到她讲起这件事情，比起小时候的懵懂，我开始义愤填膺地质问为什么周围的村民看到了不报警，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违法犯罪，然而妈妈什么都没有说，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事情是那个年代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上封信里我提到了《盲井》，他有个姊妹篇叫《盲山》，讲述的就是女大学生被拐卖的事情，最后的结局很悲惨却也是十分现实的。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原片，也可以花几分钟去b站看一看解说，这两部电影都曾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即使我在这里说了这么多，我仍旧是不同意买卖同罪的，这里是有立法技术的问题存在的。我很赞同我最喜欢的一个刑法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既然选择了罪刑法定，那么你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与代价，安乐死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好像越说越跑偏了，我的专业并不像你的专业，当你在上封信里说到你在搭建CPU时，我可能只是云里雾里地觉得好厉害，但关于一些社会性话题的探讨是没有准入门槛的，也欢迎你来和我讨论。想到罗翔老师之前在《十三邀》里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无法跨越自己想到和做到的鸿沟，有时候讲出一些深刻的东西，只是一种自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里写在客观中肯的文字只是动动手指的事情，但现实生活里的探索和思想构建却是道阻且长。

　　忘了哪一次，你在网易云上提到思想钢印的时候，我就猜到你应该是看过《三体》了。《三体》我只看过两部，还是在初中的时候，当时读的囫囵吞枣，现在也依稀只记得大概内容了，大学之后一直想找机会重读，但读书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了奢侈的事情。刘慈欣的笔力毋庸置疑，遗憾的是我看过的他的作品并不多，不过你总是可以在他的书里找到“理论科学”“科学的终极目的”诸如此类的字眼，读起来可能略显沉重，但却和以前那些科幻套路截然不同，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之前读过他的一个短篇，啊，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我现在都还记得其中的情节，大概内容就是有一个真理祭坛，很多科学家为了知晓宇宙的终极秘密选择牺牲自我，最后一个走上祭坛的是霍金，他问了一句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祭坛上的人也无从回答。我本身不算是个对科幻文学感兴趣的人，说起科幻小说脑海里也就只能涌现出《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而恰好这两部作品都有剖析人性的部分。之前曾经因为你的言论感到迷茫的那段时间，我也一度思考过我究竟要从书中得到些什么，是见证一篇又一篇瑰丽的故事还是对这个世界变得通透。我和一个很好的朋友为此展开交谈，他本人很喜欢李浩源（第一季《令人心动的offer》的实习生），他推荐我去关注一下，随后我在李浩源的微博里看到一段话，他最后一句说读书是为了变得善良。这一点说服了我。至于为什么会想到这里，希望能够可以给你带来思考吧。

　　坚持运动是我最崇拜杨老师的地方，但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运动细胞的，我总觉得我哥哥把娘胎里的智商和运动细胞都吸走了，导致我是个理科废体育废，他却是个双大佬。我的肺活量是低于常人标准的，俗称“气短”哈哈哈，这也导致我一直都没学会游泳。就在这个学期，我的800米人生第一次冲破了4分大关（3分59）哈哈哈哈当时好开心的。虽然好像是因为老师掐表放了水。你在上封信信里写到了阿甘跑步的片段，脑海中想象着那般场景，好像可以get一点跑步的乐趣了。上个月因为低血糖太严重，我又去看了医生，得到的仍然是催促我平时要加强运动增强体质的回答，这个暑假如果有机会，我会尝试重新下回我的keep的。上一次你提起《阿甘正传》，把自己曾经受到的教育经历比喻成珍妮的遭遇，我觉得这个比喻有些失当的，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想。

　　想聊聊八卦。前段时间乐福结婚，看到了阿黛尔詹姆斯他们的合影，发现阿呆又渐渐丰满回来了，说实话我更喜欢之前胖胖的她。看到照片才后知后觉地知道她在和富保罗谈恋爱，不得不令人感叹，幽默才是一个男人征服女人的最佳人格魅力。我之前就说过，我喜欢比伯，上半年的几个月，我哥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如火如荼，我偶尔会翻墙关注相关消息和演唱会的视频。不出意外地，今年仍然是骂格莱美不做人的一年，明明恬不知耻地去邀请我哥到场，却又一次让我哥陪跑。虽然作为接近六年的老粉，但其实要承认，比伯的唱功并不算满分，近几年的作品质量也是不尽人意的，比伯在蓝调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或许这就是年少成名的好处，因为你会发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偶像也不过才二十多岁哈哈。和前几年的低沉不同，现在你会发现比伯不是在秀恩爱，就是在秀恩爱的路上，之前做脑残粉的那几年，我也加入过和赛琳娜粉丝的骂战之中，当时两位正主撕地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哈哈哈哈我最喜欢看撕逼了），不过现在可以看出时间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比伯显而易见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海莉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且现在我也挺喜欢赛琳娜的。记得高三临近高考的时候，那段时间刚刚回到学校，心态总是很烦躁，经常会和朋友煲电话粥，当时他在电话里给我放了比伯和A妹合作的stuck with you ，隔着一条电话线，完完整整地听完，那份短暂的焦虑真的得以烟消云散。而这首歌的MV我也看了不下好几遍，每每去看时总是颇有感慨。上半年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上打人，国内国外是完全不同的风评，这就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德普夫妇的离婚官司也终于结束（我当时好喜欢海后的），欧美圈永远都是那么精彩。有时候追星真的能给生活带来很多乐趣。前段时间看到你的信想去看看那期格林的播客，结果点开发现没有字幕，果断退了出来哈哈哈，后来又在首页看到了格林做客诺娃节目的视频，真的要笑死了，我上次看到诺娃的视频的时候他还是光头哈哈哈。虽然格林总是被喷，但我很喜欢他，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手累了）。

　　杨老师是安徽人吗？在你给我地址时我才知道，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在之后的信里多和我讲一讲那里的事情吗？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河北，走到哪里都是平平无奇的大平原，所以导致我对一切的山河湖海都很有兴趣，尤其是江南水乡这一带。我猜你的家乡一定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还有巢湖，听起来就是我喜欢的地方。上大学之前，我原本已经做好了在这四年里游山玩水的计划，但渐渐已经被反复无常的疫情折磨的兴致全无。我还没有见过沙漠，所以一直都很想去敦煌莫高窟，杭州西湖乌镇更是心向往之。其实很多时候之所以会变得束手束脚，终究还是因为决心不足。去年过年的时候，身边有一位朋友就独自一人去了西藏旅行，在朋友圈里看到她发不完的九宫格，又真的是羡慕又佩服。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为自己不曾完成的事情寻找借口，只不过偏见是对别人的，边界是对自己的，两者都不该有。

　　第一次通信是在去年6月29，现在是真的有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期间杨老师总是不断在给我惊喜，很感激这一年以来的通信，我相信以后不管我们的通信会在何时中断，在slowchat和杨老师的相识都会是这一年里很宝贵的财富。

　　—————————————————

　　emm……可能这样说有些打脸，但我考虑了下，杨老师，Let's just stop at here.我一直都认为看到别人的消息不回复是件很不礼貌的事情，而我们在网易云上的交流也是我预先没有想到的，显然随着我们之间愈发深入的交流，也就愈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分歧和差异。

　　其实你回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人，不管是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杨老师无疑是很优秀很可爱的人，但我始终觉得当你在开始讨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对你的印象肯定也在下降。我之前很喜欢很崇拜杨老师，但现在真的提不起一点再交流下去的欲望，尤其是在你发现你根本无法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而且会为此感到烦恼时，可能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slowchat上的小伙伴们都很友好很优秀，杨老师是其中我交流最频繁也是最久的，不管怎样很感谢这一年的通信与陪伴，祝愿杨老师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杨老师一定可以越来越好的。

　　拜拜啦～

Hello, 小孟，距离上次通信已经过了大半年，很好奇这段时间你的生活里出现了哪些新的色彩。

这个网站叫GitHub，用户可以把自己写的代码（或者其他文件）上传到这里，也称之为开源。过年的时候我就在想，用什么办法能让你看到我的回复呢？GitHub应该是ok的。然后，要怎样才能联系上你呢？所幸，我还没有被拉黑哈哈，看到你的回复，感觉颇为惊喜。

在大三上学期结束后，当时我的成绩离保研有些距离，虽然蛮接近，但只剩最后一学期，其实基本已是定局，所以我就想着走就业这条路。当时有朋友和我推荐了一家数据库企业，投了简历后，HR约我线下面试，时间刚好是开学的前一周，我觉得提前几天去北京也无妨。没想到还坐在高铁上就收到辅导员在群里发的通知，说上海爆发疫情，返校推迟。这一推迟就遥遥无期，一直到了暑假。到了北京后不久，那里每天也出现几十上百病例，买不了回家的车票，我想着既来之则安之，就在舅舅家一直住到七月。

我的计划本来是面暑假实习的，结果有天偶然刷到了CS自学指南。两年半的编程学习经验给了我很强烈的直觉，这是一份质量非常高的材料。看到数据结构与算法的专栏下，有普林斯顿algorithm I & II，更加佐证了我的观点，因为我在大二时自学过这两门课，当时就觉得特别惊艳。权衡之后我放弃了找实习的计划，全心投入到CS基础课的学习中。

其实我去找实习也是基于这个原因：觉得在学校没有学到太多，看看能不能通过实践解决。在学校里，几乎每个学期，每一门课，我的体验都是，一开始能听懂大部分，但是有模糊的地方，后来模糊的地方越来越多，到了学期末已经不少听不懂了。这时也管不了这么多，找到往年的期末题，不管理不理解，把常考的题型和解题的套路背下来。用这样的方法，不少课我都得了A，可是扪心自问学会了吗？肯定没有。再问：那学了吗？确实能记得一些概念，有些名词提到也熟悉，但是具体的讲讲原理，应用和实现，显然力不从心。久而久之，我已经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在学校里学会这些从业者都说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后来我看到这篇文章，共鸣和感触颇深：<https://zhuanlan.zhihu.com/p/529828473>

刚开始接触CS自学指南的一个月，我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好几门课都想尝试下，也都做了一小部分。到了4月，因此那个学期我有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但之前的时间我都用在找实习和准备面试，所以落下很多。我就把目光瞄准伯克利的CS61c这门课，搁置其他有兴趣的课程。这门课里我用RISCV汇编实现了一个识别手写数字1-9的神经网络，用课程组提供的图形化界面实现了一个两级流水线，这些你应该已经听过我的碎碎念了。重要的是，这些项目都有非常详细、明确的指导，以及测试用例去判断你做的对不对。每一节课的视频和PPT都放在官网上，每一周的课程后面有两份discussion，包含对于基础概念的复习题，以及和本周课程相关的练习题。每一份discussion都有答案，以及助教录制的讲解视频。每一次项目前还有平均两三次实验，基本是把项目里遇到的问题抽象和分解成类似的小问题让学生熟悉和解决。一个学期两次期中，一次期末，以及过去十几年的期中期末考题和答案详解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学习的过程中间我时常感受到心流，很多之前学过却没有理解的“夹生饭“，最后终于一窥它的原貌。

学完61C这门课后到了暑假，我开始学它的两门前置课程61b和61a.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我的一些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时我的思想也处在很剧烈的变更期。我并不想就此断了联系，因为通信一年真的不容易，我很喜欢你的明信片，也喜欢和你交流各自生活里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你的情绪以及对我的印象平复肯定需要时间，甚至很长。漫长的暑假，我和妈妈住在乡下，每天做着61a的作业，傍晚的时候出门跑步。开学之后先补61系列剩下的部分，之后学操作系统cs162这门课。到了11月，学校里出现病例，几天后我们都赶紧买了车票回家，没过多久一切都改头换面了。

过去一年的经历基本就是这样。不知道你阳了没有，症状如何，我在回家将近一个月后阳了，其实已经很注意防护，而且住在乡下，没有太多人烟。生病的那几天我一直和老爸说，好了以后一定要吃肯德基，后面确实吃到了好几顿哈哈。我当时只是开个玩笑，可是难受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慰藉，一些期许，保持健康，正常地享受食物，已经是很幸福的事。

我的家乡在安徽的一个小城市叫巢湖。在我上初中那一年，巢湖变成了合肥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当时我们家所在的学区也不好，于是爸妈就带我搬到了合肥，完全陌生的环境。开始的两年有点难，因为我们人生地不熟，生活并不稳定。尤其是第二年，奶奶（其实是外婆，不过我管外公外婆也叫爷爷奶奶）生病，妈妈回巢湖照顾，其实那时她已经知道奶奶时日无多。我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但只能待在爸爸单位的宿舍，因为他不可能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在学校也时常苦闷，因为当时的初中是很严格的私立学校。到了初三，妈妈回来了，因为外婆不久前去世。到这里我们的生活才算步入了正轨。我考上了一所很优秀的高中，而且离家步行也就20分钟时间。后面的几年很平淡但平淡已是很好的结果。大概是大二的时候，爷爷摔了一跤，身体一下就虚弱下来，已经不适合住在城市里，而我们不在巢湖很多年，房子都已经卖了，妈妈就和当初照顾奶奶一样，但这次是带爷爷回了乡下老家。我从小到大在农村可能加一起都没住超过两星期，但过去将近两年的寒暑假，我都和妈妈待在乡下。周末的时候爸爸会过来。

我上小学时候，好像看到过一个说法，说巢湖是全国唯一一个用湖命名的城市哈哈。小时候感觉不深，离开以后发现，这是一个蛮舒服的地方，面积不大，人也不多，结果就是很多人都互相认识，很多以为是陌生的人，问问几个亲戚朋友也许就能发现联系。偶尔我爸去巢湖还会给我带一些以前爱吃的饭菜。你尝过银鱼吗？我以前经常吃，不过现在长江禁捕以后，现在这些支流也不能再捕捞，渔船的人家也上了岸。有的我的小学同学，以前就是住在船上。巢湖可比西湖大多了，我刚到合肥的时候，初中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说他们去湿地公园，看到巢湖就像看到大海一样。巢湖以前是五大淡水湖之一，后来好像因为污染被移出了这个榜单。在我小时候就听说在治理，也花了很多钱，可是每次我路过离家很近的坝口，还是看到很多蓝藻，以及空气里的腥味。所以这里也和其他地方一样，有这样那样的阴暗面。搬到合肥以后，我们住在一个叫南艳湖的人工湖周边。南艳湖比起巢湖就小太多了，可是整个公园蛮大，不知道比起环球影城如何（我也没去过）。高二下学期考完学测，从考场回学校短暂的几个小时，我在南艳湖边走着，心里想有一天可以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这里散步就好了。后来这真的成了现实，这几年只要待在城市，我基本每天都顺着公园里一条熟悉地路线跑两圈。也经常路过曾经的高中，以及高中旁边的那所大学。高中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不努力的话毕业后只能去那儿。我的印象里那里的人都是哥哥姐姐，直到今年过年的时候路过，我一下子意识到，在那个学校，我已经是年龄最大的一部分人了。

上一封信里你提到想听关于巢湖的事，以上就是我对于家乡的记忆，以及自己成长的脉络。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分享。我在中学的时候，体测吹肺活量从来没超过2000，也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掌握技巧还是身体就是不行。两年前我测了一次，具体不记得，但肯定超过了4000，那时我已经坚持长跑差不多一年了。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一点是，人容易高估自己一年内能做到什么，又容易低估自己坚持十年能做到什么。很多时候认为自己在一件事上能力弱，天赋低，也许只是没有顺着正确的路径，走足够长的时间。时间可能比距离更重要，即使一日急行军几十公里，和一年累计的距离相比也算不上什么，况且这样猛烈的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仍然希望和你通信，也许频率不高，只有一两个月一次，也是和生活对话的好机会。如果你愿意，我可能之后也会把内容放在这个主页里。如果你看到更新，就说明我回信了。